云叠千层 ■钱政兴

世相百态

雨

■贾瑞东 文

出门时雨住了,我仍带上伞,不敢走远,就在近旁的亭子间随便练练。

亭子不大,四角,很精巧,周围是花树和乔木,小径在左右两边,半隐于灌木丛里,亭与路像一枚戒指,翡翠的戒面白金的环。

因为下过雨,少有人出来,即使有人也看不见,被东倒西歪的枝蔓遮挡着。

练完拳正欲回家雨来了,很大,瓢泼盆倾,静寂的园子突然沸腾起来,所有的东西都发出声响,都想证明自己的存在。篷上、叶上、花上、草上、檐上……叮叮当当,噼噼啪啪,窸窸窣窣,滴滴答答,哗哗啦啦,如编钟,如腰鼓,如爆豆,如击掌,如铃铛,好一场空前绝后的奇异交响。原先不动的全活跃起来,叶子甩着抖着,小草弹着跳着,顽固的石头也激情澎湃,流转翻覆,大地漂移起来,若飞毯。

雨点从高空垂直砸下,似万千箭簇,在石板路上激起朵朵水花,像小孩玩的甩炮,落在水面又砸出亮亮的珠泡,密密麻麻,像漂流瓶,像祈愿灯。

水往低处流、往排水管处涌,那一地水珠水泡齐向奔腾,仿佛一江竞逐的白帆、一畦摇曳的琼花、一滩流动的碎银,飘到回旋处相互挤碰,有的破了,加入水的军团,有的联合起来组成更大阵营,又急速奔泻到更低处,汇入大江大河或陡然跌落,被断崖或凹穴一口鲸吞。

天空烟腾雾罩,目力受阻,雨幕重重,密不透针,仿佛银河决堤,无休无止。

我等不及了,撑伞,入雨的世界,乒乒乓乓的重击冰雹似的兜头砸下,如万马奔腾,又像无数惊蛙跃入池中。伞的周遭扯起厚厚珠帘,有的穿透布缝浸出颗颗清露,蚁群般顺着伞棍漫注,窜上手臂,在肘弯汇成二道溪流;有的摔成细雾扑面绕耳,濡目涤肤,如同进了浴室蒸房。雨脚街舞般扭抖,时前时后忽左忽右,伞如漩涡中的浮萍一样错乱,须得双手握持方能把稳。

我踏浪而行,踩坏了地上珠泡,掀起的白浪又冲破近旁的珠泡,截挡的雨流阻断了正在前行的珠泡,抬脚抛出的水花再次制造出更多珠泡。

来到檐下,头上的声音戛然而止,伞像突然冒出水面的气球,顿释重负。收起伞,淌出一地清流,推门进屋,一串淋漓的脚印也跟了进来,关上门,一天混响全挡在门外。

杨浦记忆

机场民兵训练往事

■傅光达 文

今年有机会应邀参加新江湾城街道离退休党支部组织的老党员外出参观活动,数次路过殷行路九龙仓玺园,感觉那里的氛围气息有些似曾相识,似乎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磁场感应。

前两天闲在家翻阅旧日记,忽然见到记下的四十年前在江湾机场参加基干民兵训练的往事。对了,地点就在目前的九龙仓玺园附近。

那是1984年夏天,我在“上港十区”工作进入到第十个年头。有一天,车间主任通知我去单位武装部报到,原来武装部已安排我这个基干民兵到江湾机场里去参加为期一个月的脱产集训。集训内容有枯燥的部分也有令人感兴趣的部分。前一部分无非就是在太阳底下接受立正、稍息和走步等队列操训练,后一部分则是进行百米步枪射击,每人打五发子弹;投弹,每人投一个正宗的手榴弹,以及其它有趣活动。

当时江湾机场还是军用禁区,警卫森严,四周围着铁丝网,还有八至九米宽的护场河。我们二十来个民兵带着各自的背包,乘一辆卡车从淞沪路正门驶入机场,然后卡车向右拐开到一间平房前停下。

我们很快被安排在一间仓库房作为寝室,每人分到一个铺位。训练之前,我们认识了机场方面空军某部派遣来、负责带我们集训的一位姓杨的排长教官,三十岁左右,两眼炯炯有神,看上去很精干。

他先让我们享受了一次相当高级的待遇,零距离参观停机坪上的歼—6战斗机。我有幸亲手触摸飞机,感觉机身比想象中的要小,尤其是机舱空间那么局促,心里对驾驭飞机的飞行员愈加敬佩起来。

放眼望去,停机坪周围很空旷,跑道在远处。附近的飞机仓库有些年头了,显得老旧,墙壁斑驳,地上杂草丛生,时有野猫黄鼠狼等小兽出没。

教官杨排长告诫我们:“四周看起来荒芜,没有人,但我们必须遵守纪律,不准单独乱跑,更不准犯规随地大小便。从明天开始一切行动听指挥,一个月内听机场军号声令行禁止,要像部队战士一样作息训练。”

翌日,果然有起床号把我们叫醒,熄灯号响我们睡下,也算大致体验了一下当兵人的生活。

后来我们练卧倒举枪,三点成一线瞄准,记得我的射击成绩不怎么样。手榴弹一定得把假手榴弹投到超三十米开外才够资格扔真的,我们全部合格,都体验了一下投实弹的心跳感。

与杨排长告别,民兵集训结束。倏忽十年过去,作为当时远东最大军用机场的江湾机场于1994年停用。

到1997年春,江湾机场作为一块自然生态“绿宝石”交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供民用。

2003年7月,新江湾城街道建立,打造“生态化、智能化、国际化”社区,包括九龙仓玺园在内,完全旧貌变新颜了。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意犹未尽

永玉先生的荷花图

——读《永玉100》

■赵文心 文

黄永玉先生爱荷是出名的,亲手设计的建在北京通州的园林建筑就命名为万荷堂,内有一个荷花池,种着从老家凤凰、颐和园等地移植的荷花。盛夏来临,满池荷叶翻卷,荷花绽放,而秋天的莲蓬、冬天的枯叶,亦具收敛沉稳之美。

这一切,翻开画册《永玉100》都能见到。《永玉100》收入黄永玉先生九十岁至九十九岁期间创作的绘画作品。

《夏》,作于2017年,纸本设色,窄长条幅。题跋曰“我画了几十年荷花,也费了不少心血与荷花相处,最难忘的是香港那年养的碗中莲。碗大范围居然皇皇然荷花一朵。此图即该年荷花变体也。”一钵清水一叶一花,花茎笔直细长,顶着一朵莲,花瓣略着绯红。永玉先生见多了荷花盛放的情景,别出心裁画下抽象之后荷花清简的样子。

“戊戌初冬,与人谈荷花结构。信云:画植物先找它一番植物的逻辑性……故画仔初习,当从结构纹理分析作精微研究实习着手。无小气搜罗讲究,何来后来之慷慨大方。”这是《相思一种 闲愁万端》图的题跋。此图作于2018年,纸本设色。三张浓绿荷叶交叠,金线勾出叶片经脉;叶茎上石绿细细点出凸起的毛刺;叶下一大朵红荷,花瓣层层叠叠,环绕密匝匝金色花蕊,中心莲蓬碧绿,煞是醒目。又几茎绿色水草穿插,令画面灵动。与上图对比,见出精细写实的画法,抽象的能力是建立在写实的基础之上的。

再看《荷花课》,作于2019年,纸本设色。“乙亥春日,收女孙田荷叶稿,作花叶课之。”黄先生少小闯荡江湖,并无拜师学艺的机遇。表叔沈从文说:“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他的风格很独特,变化也多。”黄先生以万物为师,一定是狠狠下过荷花写生功夫的。如今为孙女作范图,拿出画荷好身手。两张荷叶,一正一反,正面舒展,反面匍匐,叶形叶脉叶蒂花茎一笔不苟。两朵荷花,一半开一盛放。半开者羞答答,内圈花瓣拱立,花蕊微露,外圈花瓣或卷曲或伸展。盛放者坦荡荡,花瓣花蕊莲蓬,将自己全部打开,大方端庄。细叶水草衬托出荷塘景象。是课孙范图,囊括荷花基本形态,规矩严谨,因穿插搭配巧妙,形态生动,也是一幅美荷图。

荷在黄先生心中有很高的地位,不仅是观赏描摹的爱物。“绘画不是为了再现自然。”《源远流长》,作于2022年,纸本设色。为“贺荣宝斋三百五十寿”而作。“初识荣宝于癸巳年,距今已六十九年,时光何其倏忽也。”144cm乘以364cm,大尺寸横幅,碧蓝荷叶,墨线勾出经脉,深红花蕾,含苞待放,并蒂红荷,奔放飒爽,花瓣尖点点红晕。以荷为老朋友贺寿,接天莲叶映日荷花,取其吉祥。而《我心深处》(2020年,纸本设色)则取其圣洁。

当疫情肆虐中国大地之时,黄先生画下了《心在湖北》(2020年 纸本设色),众人心牵灾区,默默祝福。《新世纪的勇士》(2020年 纸本设色),白衣勇士怀揣赤诚之心,为民出征。《中国人活得有气势!》(2020年 纸本设色),大大的“胜利”手势,道出民众心声。《支援大武汉》(2020年 纸本设色),手相握,意相连,万众一心。而《我心深处》,画一俊俏女子,长发披肩,一手执花茎,一手托白荷,深蓝夜空,繁星点点。白荷高洁宁静,暗放幽香,举荷赞医护伟岸,举荷为国人祈福。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爱荷的人都读过周敦颐《爱莲说》,并以此论说为评品荷花之金科玉律。黄先生偏不作如此想。《不染图》,作于2018年,纸本白描。一支素荷挺立,花茎笔直挺拔,花瓣翻飞。题跋曰“往日作莲,曾与周敦颐先生开过不少玩笑云:淤泥系渗水之大地,养育万物之母亲,荷花之清白亦系其所出。周先生颠倒常理,乃九百年前头脑……”《周先生》,作于2022年,纸本设色。“周先生呐周先生,没有淤泥,您怎么看得到荷花呢?”红荷摇曳在暗蓝的湖面上,花茎深深扎入湖底,环绕写意花朵的大片墨色就是黄先生看重的孕育万物的淤泥土地吧。

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被描画被吟咏得最多的花。随手翻阅一些评论介绍,“吴湖帆先生的荷花,趣味别致,那么容易画得俗气的荷花,在吴湖帆先生手下,清雅幽静,亦庄亦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绝色。”“林风眠画了这么多湖中的荷花是为了表达他内心的冷清、孤寂、忧愁。现实生活中,林风眠先生遭受的命运挫折与打击太多,在绘画中。他那颗迷茫的心才得到了片断的安慰。”“谢稚柳的荷花凝静含蓄中见潇洒,张大千则是纤徐舒展中见飞扬。张大千的荷花充满富贵气可以比作杨贵妃,谢稚柳的荷花则是舒卷有致,清气可掬,可比作李清照。”

而“黄永玉,一个生长在湘西山野水乡的孩子,从小爱在荷塘里游水嬉戏,他喜欢观察,也喜欢思索,常有异于世人的独特眼光和见解。”“他永远活得像个十二三岁的小少年。”(李辉)

荷塘,淤泥,大地,太阳,汲取天地之精华,永玉先生笔下,荷被赋予了新的生命,百态千姿,响亮璀璨。

岁月悠悠

牛奶馒头

■曹振华 文

馒头是人们平常喜欢的大众化粮食食品,其品种也不少,如花卷、刀切馒头、荞麦馒头、高庄馒头等,都是没包馅的。而我要说的这种馒头也是没有馅的,名为“牛奶馒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从农场上调到牛奶公司乳品厂工作。那天进食堂进餐,见有职工在用饭菜票买馒头。这馒头圆形而雪白,热气腾腾,看上去总觉得有点不同于平时那种馒头。我也买了一只尝尝看。馒头拿在手中,又松又软,还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牛奶清香味。尝一尝,满口香甜,像是吃面包,但又感觉不一样,面包是西式面点,而此馒头是中式食品,将牛奶掺进面团内,再上蒸格里蒸,倒有了中西合璧的味道。

厂里职工都喜欢买回去给家人尝尝,夸道这馒头好吃,不亚于“四大金钢”大饼油条呢!我家邻居尝了我带回家的馒头也赞不绝口,我也时而带回给他们。这牛奶馒头也成了我厂出产的鲜牛奶、可可牛奶、炼乳、奶油之外又一特色产品。不过当时此牛奶馒头是不对外供应的,那年代牛奶供应很紧张,要具备婴儿出生证明,重症病人、高龄老人、高级知识分子等条件才能订到牛奶。而厂里的牛奶馒头就“吃香”起来了。没有条件订牛奶吃,尝尝牛奶馒头也算沾沾牛奶的光了。

进入改革开放,牛奶馒头也来了个“内销转外卖”,厂里开办了门市部,将厂特色含乳面食摆上了门市部的柜台,正式对外“亮相”。之前通过厂里职工关系,尝过牛奶馒头的“老吃客”闻讯奔走相告,纷纷赶来“尝新”。经济实惠的牛奶馒头一度供不应求。

而今我已退休,还时常想起那个年代里牛奶供应紧张,厂里制作的特产牛奶馒头“吃香”的往事来。

本报地址: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65653113 邮编: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